

民间记忆

天凉好晒鲞

吴言

当西风掠过东海之滨的礁石，咸腥的海风中多了几分干爽。我知道，又到了晒鲞的好时节。这个藏在时光里的习惯，是我从父母那里学来的，就像海边潮起潮落的节律，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海边人家的骨子里。

记忆里的渔村，秋冬时节从来都不是萧瑟的模样。那时候物产贫乏，鱼鲞是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。西北风一刮，渔村的屋檐下、道地里，便成了鱼鲞的世界。黄鱼鲞金黄透亮，鳗鲞油光水滑，带鱼鲞银白如玉，连小小的鲳鱼鲞，都透着一股紧实的秀气。阳光洒下来，鱼鲞的鲜香，在风里飘出老远。路过的人看到你正在忙活，总要笑着问一句：“今年的鲞晒得不错呀，够吃一个冬天了吧？”

鱼鲞的名堂，在海边人的嘴里能说出一长串。最珍贵的，是黄鱼鲞。可这黄鱼鲞只有大户人家才能常备，一般人家是逢年过节才会拿出来招待客人。正宗的黄鱼鲞，得用东海里的岱衢族大黄鱼腌制，经过冬天的风吹日晒，那肉质才会细腻紧实，清蒸出来，鲜味儿能弥漫在整个屋子。如今，野生黄鱼已经难觅踪影，市面上见到的，都是网箱养殖的黄鱼晒制的，味道虽然差了几分，却也留住了大海的馈赠。

鳗鲞是冬日的宠儿。选一条肥美的东海海鳗，剖肚洗净，用细盐抹匀了，吊在屋檐下任西北风日夜吹拂。不用晒得太干，留几分韧劲最好。浙东的舟山、台州一带，鳗鲞分作风鳗和筒鳗，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压轴菜。蒸好的鳗鲞，皮肉透亮，夹起一块入口，咸鲜中带着一丝回甘，是海边人独有的年味。

带鱼鲞则是寻常人家的日常食品。一两尺长的带鱼，用一根细长的竹竿穿过鱼嘴，挂在屋檐下，也不怕猫来偷吃。若是切成两寸左右的小段，淡晒或是轻腌，风干得快，也耐存放。饭桌上摆上一碗带鱼鲞，能让人多吃两碗米饭。鲳鱼鲞肉质紧实，晒好后色泽暗红，常和其他鱼鲞拼成一盘，是大人们的下酒好菜。

杂鱼之中有一种叫虾蟮的，有的地方又叫豆腐鱼，现在美其名曰东海小白龙。因为鱼头形似传说中的龙头，这个鱼干被叫做龙头鮓，经济实惠，但是吃起来也很好吃。

还有那乌贼鲞，撕成一丝一丝的，在煤火炉上烤一烤，焦香扑鼻，嚼劲十足。想起小时候，和几个年岁略长的表哥，揣着几块乌贼鲞往山上跑，找个避风的石缝，点起一堆枯枝，火光熊熊燃烧，乌贼鲞的香气飘满了山野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想起来，那股子焦香，似乎还在舌尖萦绕，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最难忘的，是晒场上那片壮观的景象。从前村里的晒场，一到秋冬季节便成了鱼鲞的海洋。那竹篾编成的列子，一排排、一列列在晒场上铺开，一块紧挨着一块，铺满了整个晒场。黄鱼鲞、鳗鲞、带鱼鲞，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女人们戴着草帽，翻晒着鱼鲞，手指的动作娴熟又轻柔，生怕碰坏了这来之不易的美味。男人们则坐在一旁的石墩上，抽着烟卷，聊着今年的鱼货。孩子们在晒场边，眼睛便笑成了一道缝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鱼鲞的历史，能够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。唐代陆广微在《吴地记》里记载，吴王阖闾率军入海作战，粮草断绝之际，忽见金色鱼群溯江而上。吴军捕捞上来烹食，才解了燃眉之急。剩余的鱼被海风一吹，竟成了鱼干，吃起来滋味鲜美。吴王大喜，便在“美”字面下加了个“鱼”字，造了“鲞”字——这便是“鲞”的前身。想不到，我们晒了千百年的鱼鲞，竟然藏着这样一段传奇的故事。

明代学者王克恭，曾隐居乡间，写下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鲞类专著《鲞经》。书中详细记载了鱼鲞的制作工艺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这海味的推崇。他说“鱼皆可鲞，其间以石首鱼最为著名”，石首鱼便是黄鱼。他还细细写着腌渍的盐要捣成细末，晾晒时要防鸟雀、防潮气，一字一句，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想来，这位古代的学者，一定也是懂生活、爱美食的人。

如今，住进了商品房，没有了从前晒场的宽敞。我便从网上购买了“晒鱼神器”，小小的架子，支在阳台上，或是吊在防盗窗上，也能晒几尾鱼鲞。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带着东海的咸腥，拂过鱼鲞，也拂过那些远去的时光。楼下的樟树叶子，又落了一层，阳光透过窗格子洒下来，落在鱼鲞上，暖融融的。

偶尔，我也会邀上几个老友，蒸上一盘鱼鲞，温上一壶黄酒。酒过三巡，聊起从前的渔村，聊起晒鲞的日子。窗外的西风还在吹，屋里的鱼鲞香，却漫过了岁月的墙。

晒鲞，晒的是鱼，更是海边人的生活，是藏在风里的记忆，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日子的热爱与期盼。

天凉好晒鲞，这味道，这人间烟火，岁岁年年，从未改变。

生活滋味

时光倏忽又逢马年

任佩飞

日子像温吞的流水，悄无声息地淌过，一晃眼，明年便是马年了。这一年，将是女儿和老公的本命年，属于我们家的小仪式感，总要早早安排妥当。我揣着满心欢喜，给这两个我最亲近的人，各挑了一套红彤彤的行头——柔软亲肤的红内衣、绣着小巧福字的红内裤，还有带着防滑底的红袜子。那抹鲜亮的红，像冬日里的暖阳，也像藏在心底的祈愿，盼着新的一年，他们能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

恍惚间，记忆还停留在女儿嗷嗷待哺的模样。小小的一团窝在我怀里，睫毛软软的，哭声都带着奶香，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慢，盼着她快点长大。可回过神来，身边的小姑娘早已褪去稚气，长成了六年级的青春少女。个头蹿得飞快，不知不觉间，竟已经到了我的肩膀，会挽着我的手叽叽喳喳分享学校的趣事，也会在我累的时候，学着大人的模样拍拍我的背。

身旁的老公，也悄悄从意气风发的青年，步入了温润沉稳的中年。偶尔瞥见他鬓角，几根不易察觉的白发藏在青丝里，竟也觉得温柔。日子好像每天都在重复——清晨的厨房飘着粥香，上班路上的风带着凉意，傍晚接孩子放学时，校门口的喧闹里藏着烟火气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聊着琐碎的日常。平淡的一日三餐，规律的工作与上学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却在蓦然回首时，惊觉时光早已把岁月酿成了蜜。

照例，老公提议买马年纪念币。上一个马年，我们也曾兴致勃勃地入手过一套，如今还好好收在抽屉里。我翻出陈老师的联系方式，他是当年帮我们订纪念币的人。微信电话接通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几句寒暄过后，我熟门熟路地订下了纪念币。聊天的时候，我忽然笑着感慨：“陈老师，你说多快呀，上回在你这儿订纪念币，都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。”十二年前，女儿才呱呱坠地，我还在学着怎么抱稳那个小小的生命；十二年后，她已经能和我并肩走在路上，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。

陈老师也跟着感慨，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，从纪念币的花纹聊到孩子的成长，从当年的家长里短聊到如今的柴米油盐。细碎的话语里，满是岁月的温柔。

聊完微信，我随手刷了刷朋友圈，看着列表里那些熟悉的头像，心里忽然暖暖的。这些朋友，大多相识多年，平日里各自忙碌，或许很久没有深聊，朋友圈也只是偶尔点个赞。可一旦打开话匣子，那份熟稔感却丝毫未减，仿佛昨天才一起喝过下午茶，聊着无关紧要的闲话。

原来，时光从不是悄无声息的。它藏在孩子长高的厘米数里，藏在爱人鬓角的白发里，藏在纪念币的纹路里，也藏在老朋友一句“好久不见”的默契里。匆匆又匆匆，岁岁又年年，这般平淡又细碎的日常，便是生活最治愈的模样。

人在旅途

不屑

方外遛心 文/摄



餐后散步，漫无目的，忽被行道树上两个碧绿的“叶团”“打眼”。

通常，树叶都是一片一片向阳而生，而这棵树却长出了两个“叶团”，宛若两只悬空的“绿球”，顿时诱发了我“少见多怪”的老毛病。

于是我立马掏出手机，选好角度，紧接着就是一阵乱拍。

这时，一位路人也跟着好奇起来，并用肯定的口气对我说：“这是蚂蚁窝。”

“不可能，蚂蚁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将树叶拢在一起。”另一位路人搭讪说。

“应该是鸟窝。”还有人猜测道。

我不置可否地依次朝他们笑了笑。

转身离去时，发现斜对面有位女士也在拍。不过她拍的不是树叶，而是一树寥落稀疏的紫红色三角梅。



我不禁暗笑起来，这有啥好拍的，哪儿没有花呀，再说这花儿开得也不热烈呀。

走了几步，我仍很不屑，又回过头去“暗笑”了她一次。

没承想，此刻的她也正对着我刚刚拍过的“叶团”“不屑”……

其实，紫红色的三角梅与谜一般的绿“叶团”都很美，也都很“善”。至少，无论你拍不拍、看不看它，它都不会“不屑”你。反倒是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，动不动就喜欢在暗地里没有来由地相互“不屑”。唉！

不过，“唉”也大可不必，因为“人”虽有相互“不屑”的毛病，但也有优点，那就是：知错能改。

知错能改，亦大善焉！